

М
О
С
К
В
а
|
П
е
Т
у
К
И



从莫斯科

〔俄〕韦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 著
张冰 译

到

佩图什基

漓江出版社

М
О
С
К
В
а
—
П
е
т
у
ш
к
и

▼
从莫斯科

〔俄〕韦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 著

张冰 译

到

佩图什基

漓江出版社

桂林

© Editions Albin Michel-Paris 1976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版专有出版权经由中华版权代理中心授予漓江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4-11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俄罗斯)韦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著;张冰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9

ISBN 978-7-5407-5411-5

I. ①从…书 ①叶…张…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47662号



策 划:曹雪峰

责任编辑:曹雪峰

封面设计:嫁衣工舍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833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80mm×1230mm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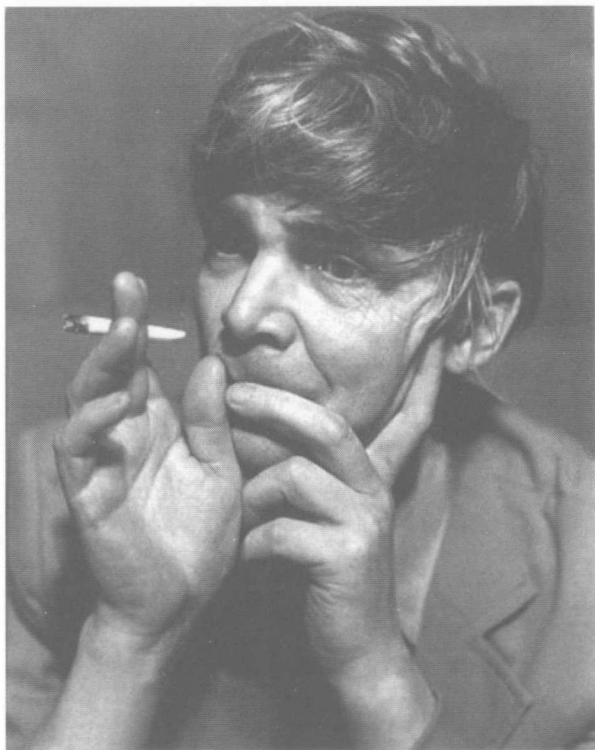
印张:6.75 字数:80千字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2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888)



韦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 (1938—1990)

这些悲凉的文字献给我亲爱的长子瓦季姆·吉洪诺夫

作者的告白

《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的首版，好在只有一册，所以很快就销售一空。自它面世以来，因为其中的《镰刀^①—卡拉洽罗沃》一章，我常常受到毫无理由的指责。在首版前言中，我事先就警告过所有姑娘，《镰刀—卡拉洽罗沃》一章她们最好跳过不看，因为在“我就直接干了”这一句之后，有一页半纯粹是下流话。我还说过在这整个一章里，除了“我就直接干了”一句之外，没有一个字是能上得了书本的。但我这一番善意的提醒却让所有读者，尤其是姑娘们，全都直奔《镰刀—卡拉洽罗沃》一章而去，而前面那几章，甚至连“我就直接干了”这一句，他们看也不看。因此，我认为必须在第二版中删掉《镰刀—卡拉洽罗沃》这一章里所有的下流话。这样做有两个好

^① 此处是指莫斯科库尔斯克火车站到高尔基城的电气化铁路线上一个车站名字的简称。（本书所有脚注都是译者注。）

处：一方面，读者这下可以从头到尾读完我的书了，再一个，我也不会冒犯谁了。

韦·叶罗费耶夫

夫籍以平，服一评只亦我，期者沛《基什恩赫拜科浦莫人》
又在第十一《八部》函中其成因，米恩却面白，空一而附嫁
律典，中言能站首亦，竟新何由默大善博受常指舞，章一《无
舞我籍》做章一《无要能到才一《八部》，象说青神以吉德就供
呈到字页一音，得之局一查”下十能言舞典”亦成因，得不以
一”下十能言舞典”下能，里章一个能言以好志舞，吾能不
能意着能一查典册，随本下下桥上能是宅个一查典，衣文研
合到才一《八部》舞直舞全，口眼谷莫其笑，吞能言清吉明能舞
一查”下十能言舞典”五至其，京几眼而能前，去而章一《无要
能》能理申就三能言能谷次舞舞，出因一得不也言能而，得
我个能言舞科友，高能不的言舞里章一查《无要能到才一《

① 本书中一些术语系作者根据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研究所编《俄

【主要参考文献及书目】，北京语言大

莫斯科。去往库尔斯克车站的路上

人人都在说克里姆林宫、克里姆林宫。到处都能听到在说它，可我本人一次也没见过。多少次（总有上千次了吧），一场痛饮，或者酒醒之后，我从北走到南，从西走到东，从这儿跑到那儿，从那儿跑到这儿，跑遍了整个城市——却一次也没有见过克里姆林宫。

就拿昨天说吧。我就又没能看见它——要知道整整一晚上我都在那一带游荡，而且喝得并不算多。我一走出萨维洛夫车站，就喝了一杯牛草伏特加开胃，我的经验告诉我，早上醒脑子，没有比牛草伏特加更好的了。

是的。一杯牛草伏特加。虽然——在卡利亚耶夫斯卡娅街，我又喝了一杯，不过，这次不是牛草，而是香菜。我的一个熟人说过，香菜伏特加有反人道效应，也就是说，它能强化人的五体四肢，却会削弱人的灵魂。而在我身上，不知怎么的，它所发生的效力却正好相反，就是说灵魂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而肢体却退化了。但我同意它是反人道的这种说法。所以，



在那条街上,我就又多喝了两杯日古利啤酒和一瓶阿尔比-德甜酒。

当然,你们肯定会问:那后来呢,韦涅奇卡,那以后你又喝了什么来着?我自己也不太清楚我又喝了什么。我记得在契诃夫街上,我喝过两杯猎人啤酒。可在穿过花园环路时我又怎么能一点儿都不喝呢?不能。显然我一定还喝过点儿什么别的酒。

之后我就向市中心走去。这在我已经成了习惯,每当要去找克里姆林宫时,我都会到库尔斯克车站打尖。说句实话,我本来必须去的就是库尔斯克车站,而不是市中心,可我仍然还是往市中心方向走,以便哪怕只瞧一眼克里姆林宫。但我当时心里想着的却是:“反正看不到什么克里姆林宫,我就到库尔斯克车站歇息吧。”

现在我为自己难过得几乎要流下泪来。当然不是因为责怪自己昨天怎么没到库尔斯克车站。(这全是胡扯——昨天没去,今天也可以。)自然也不是因为早晨醒来,发现自己躺在不知什么人家的前门门洞里。(后来发现我是坐在门洞从下往上数的第四十级台阶上,双手把旅行箱搂在怀里,就这么睡着了。)不,我难过不是因为这件事。我难过是因为:我刚刚算出来,从契诃夫街到这个门洞,我又喝掉了6卢布——可在哪

儿喝的，喝的是什么，按照什么次序喝的，是为了高兴还是为了解忧？没人搞得清楚，现在永远也搞不清楚了。我们不是至今也没搞明白：是沙皇鲍里斯杀死了皇太子德米特里还是恰好相反。^①

这是什么门洞呢？我到现在还是一点头绪都没有，不过事情本该如此。一切全都如此。世上的一切本该就是慢悠悠乱糟糟的，只有这样，人才没机会可以骄傲，只有这样，人才会悲伤、困惑。^②

天已经亮了，我走到了外面。每一个人——每一个在失忆状态下到门洞里挨冻过夜，又在凌晨离开的人——都知道，我会怀着怎样沉重的心情从那个陌生的门洞走下四十个台阶，又会拖着怎样笨重的身躯来到外面啊。

无所谓，无所谓啊，我对自己说。没关系的。喏，瞧见没，一家药店。那边有个穿着棕褐色夹克的变态在刷刷地扫大街哪。这些你当然也能看见。喏，你就放宽心好了。一切都按部就班，顺顺利利。如果你想往左拐，韦涅奇卡，左拐就是了，我不会强迫你做任何事。如果你想往右拐，只管拐就是了。

^① 伊凡雷帝有一幼子季米特里，继位后传言被大臣鲍里斯·戈诺东所害，后者被推举为沙皇。但是波兰又推出一个季米特里，史称“伪季米特里”，攻入莫斯科城内，杀死了继位的鲍里斯之子。

^② 高尔基在剧本《在底层》中通过剧中人说“人，这个字多么骄傲”。



由于寒冷和悲伤,是的,是由于寒冷与悲伤,我摇摇晃晃地向右拐。哎,大清早的心口发闷!哎,灾难与不幸的幻影!哎,一切都无可挽回了!在这种还没人能给其命名的沉闷中,究竟哪种成分更多一些呢?是麻痹还是恶心,哪个更多?心口附近这块是神经衰竭还是绝望的悲伤?而如果所有那些成分都是均等,那么,是不是还会有某些成分——昏迷或是发烧——更多一些?

没关系,没关系,我对自己说。回到风里,慢慢走自己的路就是了。呼吸要慢,慢,别让膝盖打膝盖。往前走,不管到哪儿。到哪儿都一样。即使左拐,你到的也是库尔斯克车站;往前走呢,一样到库尔斯克车站。所以,往右拐,你肯定能到那儿。

哦,白费力气!哦,转瞬即逝!哦,这是我们这类人在生活里最软弱、最可耻的时候!哦——从天亮等到酒馆开门!这段时间会让无家可归、牢骚满腹的我们在深色头发上平添了几根白发啊!走吧,韦涅奇卡,我们走。

莫斯科。库尔斯克车站广场

喏，你瞧，我就知道嘛，我说什么来着：你往右拐——肯定能走到库尔斯克车站。小街上你待腻烦了，韦涅奇卡，你想到人群里挤一挤——这不到处都是人吗……

“得得，你就算了吧，”我给自己泼了一头冷水，“难道我向往的就是这些人堆吗？你们这些人真不可少吗？就拿救主来说吧，他对自己的母亲说：“你是我什么人？”^①是啊，确实，这些空虚、叫人恶心的家伙跟我有关系？

“我最好还是靠着柱子眯一会儿，这样能让我不会太恶心……”

这就对了，韦涅奇卡，这就对了。头顶上什么人轻轻地、柔和地唱着。眯上眼睛，就不会那么恶心……

哦！让我试试看！他们又出现了！天国的天使们！又是

^① 语见《新约·约翰福音》2章4节。耶稣和门徒参加一个婚宴，他的母亲马利亚也在座。当主人家酒喝光时，马利亚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你们吗？

不是我们又可能是谁呢？话说得还是那么温柔！……

“喂，你们说，天使们？”我同样也柔声细语地问道。

怎么了？天使们答道。

“我心烦……”

我们知道你难受……天使们唱和道。

过一会儿就好了，过半小时商店就开门了：伏特加九点有，真的，红酒一开门就有……

“红酒？”

是呀。天国的天使们合唱道。

“是冰镇的吗？”

当然是了……

啊呀，我怎么变得这么急不可耐！……

“你们说：走一走，走一会儿就会好的嘛。可我最不愿走路了……你们自己也知道在我这种状态下，怎么能走路呢！”

天使们听完全都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又齐声唱起来：

那你可以这么办：到广场餐厅去。那里或许会有些东西，昨天他们有雪利。不可能一晚上就喝光呀……

“好的，谢谢，好的。我这就去。我马上去看看。谢谢你们，天使们。”

祝您健康，韦涅奇卡……

随后，又用如此温柔的嗓音说道：

不用谢。

多么可爱的天使们哪！……那么好吧……走就走。好在昨天我已经把小礼品都买齐了——到佩图什基去怎么能不带礼物呢？到佩图什基去没礼品可万万不行。是那些天使们提醒了我礼品的的事儿，那些我为他们买礼品的人儿，他们自己也像天使啊。幸好我买了……可昨天，你是什么时候买的呢？想一想啊……走一走，想一下吧……

我穿过广场——确切地说，是翘起着走过。中途我还停了两次或三次，站在原地僵立不动——以便平息恶心和头晕的感觉。人身上又不是只有生理的一面，还有精神的另一面呢——不但如此，人身上还有神秘的超精神的维度。所以，在这广场中央，我每时每刻都在准备着，会从这三个维度被恶心到。于是我又一次站住脚步，又一次僵立不动。

“可你昨天到底是什么时候买的礼品呢？是在猎人之后吗？不是，每次喝完猎人后我都顾不上礼品的的事儿。那么是在喝第一杯和第二杯猎人之间咯？也不是。在两杯猎人之间有一个三十秒的间隙，但我又不是什么超人，三十秒钟的时间里什么都干不了啊。况且，即便是超人，喝完第一杯猎人也



会趴下的,第二杯碰也休想碰一下……那又是在什么时候买的呢?亲爱的主啊,人世间有多少秘密呀!一道密不透风的幕布罩住了所有的秘密!但究竟是在喝牛草伏特加之前呢,还是在喝啤酒与阿尔比-德之间呢?”

莫斯科。库尔斯克车站餐厅

不,肯定不是在啤酒和阿尔比-德甜酒之间。中间绝对没有空隙。所以,很可能是在牛草伏特加之前,那倒是很可能的。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在牛草之前,我就买好了那些坚果,至于糖果,倒是后来才买的。但也有可能正好相反,我喝完了牛草后,我才……

“今儿没喝的。”门房边说着,边把我上下看了个遍,就像我是一只死掉的鸟儿或者脏兮兮的毛茛似的。“没有,酒都没有!”

尽管人已经绝望地畏缩成了一团,但我还是可了劲儿地嘟囔了一句,说我压根就不是冲着什么酒来的。我来这儿,也没他什么鸟事儿,很可能是开往彼尔姆的快车不知什么原因

就不去彼尔姆了，于是我就到了这里呢：尝一尝酸奶牛肉，听一听伊万·科兹洛夫斯基^①，或者《塞维利亚的理发师》里的什么玩意。

不管怎么说，旅行箱我还是拿过来了，而且，和刚才在门洞里一样，我把它紧紧搂在怀里，等着指令。

什么酒也没有！圣母呀！如果你真相信那些天使的话，他们这里应该是有个雪利酒池才对。但是现在，他们只有音乐，而且那音乐的和声还难听得不得了。是的，没错，就是伊万·科兹洛夫斯基，我一听就认出来了，再没有比他更糟糕的嗓门了。世上歌手的嗓门都糟糕得不分上下，但每一个都糟糕得各有特点，因此我才能很容易分别出来。喏，这当然是伊万·科兹洛夫斯基的声音……“哦——哦——哦——我祖——先——先的圣杯啊——啊——啊，让我在星——空的——光照下把你仔细端详——”喏，没错儿，就是伊万·科兹洛夫斯基。“啊——啊——啊，你为什么让我如此入——迷——不要抛弃我呀——”

“请问您想要点什么？”

“您这儿有什么——只有音乐吗？”

^① 伊万·科兹洛夫斯基(1900—1993)，苏联著名男高音歌唱家。

